

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後記

如果說“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是一次“偶然的”音樂活動，倒不如說這是嚶鳴合唱團近年來致力於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工作的其中一項“必然的”成果。

啟程

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嚶鳴合唱團啟動了為期十日的“奧地利音樂之旅”。九日中午安抵維也納，在對方聯絡人 **Dr. Günther Stefanits** 的妥當安排和帶領下，我們一行四十人下榻於司馬榮神父家鄉 **Burgenland** 州 **Hornstein** 鎮近郊的 **Viva Sport Hotel**。稍作安頓下來後，隨即展開經雙方縝密安排的十日音樂活動。

在 **Dr. Stefanits** 的引領下，當日黃昏便往 **Hornstein** 鎮的 **St. Anna Parish Church** 和 **Eisenstadt** 市的海頓大教堂（**Haydn Church**）視察演出場地和試奏伴奏用的風琴。海頓墓地所在的海頓大教堂中的風琴曾為海頓所用，是三排琴鍵的管風琴，至今保存完善，音效良好。在離開海頓大教堂前，我們特意到海頓的墓前憑弔一番。相對之下，**Parish Church** 的風琴就顯得不足，儘管音效不俗，但強弱不受控，琴鍵也不敷應用（音域幅度狹窄），且結構“特殊”，彈奏者一時之間是很難適應的。因此只有另找合用的風琴。可是在 **Hornstein** 這樣的小鎮，想於一兩日內要找到一台合用的風琴近乎不可能。幸好在 **Dr. Stefanits** 的努力奔走下，直至十二日“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創作演唱會”舉行日的



St. Anna Parish Church



外貌奇特的大海頓大教堂

上午，他終於給我們帶來一個驚喜，一台可用的電風琴已放置在聖堂內。

據 Dr. Stefanits 說，他為找尋一台合用的風琴已費煞躊躇，曾托兩位相關的技術人員幫忙，找到了一台，由於太簡陋而不合用；十一日，心急如焚束手無策之際，其中一位技術人員猛然想起在小鎮的殯儀館有一部閑置已久的電風琴，於是 Dr. Stefanits 吩咐無論如何，都要於第二天（十二日）一早搬到聖堂來試試。那天早上，當我們抵達聖堂時，Dr. Stefanits 即帶領司琴沈穎瑤到琴前，試奏後，雖然認為不太理想，但也可將就使用。早上的綵排大致順利。

當日午後，我和幾位團員到聖堂附近的一間咖啡店喝咖啡，老闆娘以好奇的目光掃視我們這班外地客人，再拿起一份當地的德文報紙，指着上面刊登的一張嚶鳴團體照片問道：“這不就是你們嗎？”報導的題目是“遠東距 *Burgenland* 州並不遠”，副標題的意思是“嚶

鳴合唱團將帶來一首中文的 *Ave Maria* 和葡國民歌”。



Eisenstadt 市的報紙有關嚶鳴合唱團音樂會的報導

Dr. Günther Stefanits

Dr. Günther Stefanits 精通英文與德文，是研究克羅地亞文化的學者；雖然看上去年紀已不輕，但身子骨很硬朗，精神奕奕。他精明能幹，心思細密，他又像有耗不盡的活力。他就是一直為這次活動與我們緊密聯繫和溝通的關鍵人物，且對我們有求必應。他自稱在籌備這項目的期間他一直是“一脚踢” one-man-office，事事能順利完全是得益於他良好的人脈關係。事實上，我們抵埗後，他一直緊密跟進和周詳安排一切大小事宜，每天晚上都與我們商討翌日的活動程序和細節。他為了讓各項活動能順利進行而周旋於我們與當地的“名流”和

政要之間，而且在所有相關的場合中充當翻譯。在他的周全照料下整



Hornstein 鎮長 Herbert Worschitz (左二) 和 Dr. Stefanits (右)

個活動過程很流暢，沒有出過任何紕漏。

綵排

啟程前最讓我擔心的時差問題，抵埗後這現象並不明顯。原來興奮而積極的精神狀態是可將某些問題消弭於無形的，團員很快適應環境，睡眠質量良好。

八月十日，我們有一天“自由行”的時間，大夥兒乘坐旅遊車暢遊維也納的著名景點。十一日開始，各項音樂活動如綵排、演出和在彌撒中獻唱等活動按計劃有序開展。外貌不揚的 **St. Anna Parish Church** 的音效好得出奇，殘響恰到好處，聲音飽滿而實在，聲部間互聽狀況良好，這有助於整體的默契；原來預期聲效較好的海頓大教堂反而不易應付，圓形的建築結構再加上高高的穹頂，殘響便顯得太過了，聲音反而不如 **Parish Church** 實在，而且還有點兒空虛和混濁，聲部間互

聽不易，因此，在這裏唱那速度較快的歌曲時不那麼得心應手，有點混亂，要經一段時間，團員才能適應。總體而言，所有的綵排活動都大致順利。

即興活動

十一日在海頓大教堂綵排，下午我們做了一件計劃以外又頗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為林樂培老師的《天主經》錄音。臨時作出這決定是因為這所聖堂內裝置的風琴為海頓生前所用，音色很美，輝煌又通透，似乎注定是這首杰作的絕配；恰巧今年八月是林老師的八十五歲大壽，如在這裏錄下他的《天主經》作為壽禮送給他以示祝賀，他老人家一定歡喜。

第一場音樂會

“司馬榮神父在澳門的創作演唱會”安排在十二日下午七時在 St. Anna Parish Church 舉行，由司馬榮神父的外甥孫女 Christine Marold 主持，出席的嘉賓有 Hornstein 鎮長 Herbert Worschitz、Parish Church 的主任司鐸 Valentin Zsifkovits 及其他我們不認識的社會名流，期待着欣賞司馬榮神父作品的聽眾一早便佔據了有利的位置。我們以林樂培老師的一首《永遠安息》拉開了音樂會的帷幕，隨後是司馬榮神父的作品，他的《申爾福彌撒曲》和多首經文歌首次透過一個澳門的民間合唱團的歌聲依次在他的家鄉響起。其間，團員都明顯感受到聽眾在

專注傾聽，情緒也被他們的感動和激動激揚，因而每一位團員更加“用心唱”。這種現場的強烈情感互動、情緒共鳴和唱與聽者共融一體的感覺，後來大家談起來都表示這是嚶鳴從來沒感受過的，是一種嶄新的音樂體驗。



在 St. Anna Parish Church 演出

當每唱完一首歌後歷久不停的掌聲，並未叫我飄飄然，反而讓我有點兒愧疚。我想，來自澳門的嚶鳴，一個僅有業餘水平的合唱團，怎堪當這個音樂國度的聽眾如此完全誠意的接納呢？

經過一番思考，我明白了：一、他們知道我們此行的目的和誠意；二、他們也感到團員唱歌的用心和投入；三、他們從未聽過司馬榮神父的這類歌曲；一位聽眾事後羨慕地跟我說：“為甚麼我們竟沒擁有

這些歌曲？這本應是屬於我們的！”其實，反過來，如果一支外地樂團來澳門專場演繹一位澳門音樂家的作品，我相信澳門的聽眾也會份外有感覺，甚至也會有類似的反應。至於第三點，原來司馬榮神父在 Hornstein 時，多是為當地的 Tamburizza 民族樂團編寫克羅地亞的民歌給他們演奏；1939 年至 1966 年在澳門期間正是他創作的黃金時期，這時期他多是應聖若瑟修院及禮儀的需要而創作聖歌，1966 年返鄉時，他沒有把這些作品帶走。因此，Hornstein 便沒有這些作品，難怪他們有上述的反應。也因這些作品在當地從缺，嚶鳴方會獲邀演出，才能獲得如此正面的回報。

在 encore 時，我們選唱了司馬榮神父的兩位學生的作品-----區師達神父的 Louvado Seja 和林樂培的《天主經》，我認為這個安排很有意思。

第二場音樂會

“澳門本土合唱作品演唱會”於十三日黃昏在 Eisenstadt 市的海頓大教堂舉行。這一天，我們先後於上午和下午在這聖堂作了充分的綵排。其後，聖堂一位女管理人員領我們到海頓的陵墓前，例外地將鐵閘打開，讓我們近距離在白色大理石棺旁憑弔，她說很多來這城市演出的音樂家都會來這裏憑弔的，好能吸收點音樂靈氣。她又說：“你們可在墓前唱一首歌啊。”於是區師達神父的 Louvado Seja 便在交響

樂之父海頓的墓堂內迴蕩。



交響樂之父海頓的白色大理石棺

這場音樂會也由 **Christine Marold** 主持。在第一部分，我們應 **Dr. Stefanits** 的要求先唱了一首葡國民歌 **Machadinha** (小斧頭)，再唱意大利作曲家 **Luca Uggias** 獻給嚶鳴的 **Missa Sacri Cordis** 和他的 **Salve Regina**。選唱 **Luca** 的彌撒曲是因為這套作品對嚶鳴有特別的意義。第二部分全屬澳門本土合唱歌曲，作者包括司馬榮神父、區師達神父、劉志明神父、林樂培、羅保博士、林平良和本人，這些人與司馬榮神父都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是一次刻意的安排，是讓奧地利的朋友瞭解司馬榮神父至今一直影響着澳門的樂壇生態，以及知道他在澳門的音樂的傳承的狀況。這說法或許有點我個人的主觀成分。



在海頓大教堂舉行“澳門本土合唱作品演唱會”

在音樂會結束前，**encore** 時我們選唱了海頓的《戰爭彌撒曲》中的 **Agnus Dei**，以此向這位音樂巨匠致敬，也表示對當地文化的尊重。當晚，在嚶鳴舉行的答謝宴中，海頓大教堂的主任司鐸要求我們在翌晨的彌撒中再次獻唱這首 **Agnus Dei**，我表示這首為時約五分鐘的歌在平常彌撒中是否適宜，他說：“無礙，教友 很喜歡再次聽你們唱這首歌。”他又說：“彌撒完畢後，獻唱的合唱團 會自經樓下來為教友唱一首另類的不論聖、俗的歌，並接受教友的感謝。那是這兒的傳統。”我們為此選唱了區師達神父編的《紅豆詞》，一首由寄居於澳門的葡國人改編的中國藝術歌曲，成功融合中西文化特點的藝術作品。

出席十三日音樂會的嘉賓多是當地的政要和名流，中國駐奧大使

的代表王順卿參贊也出席欣賞。當晚在嚶鳴的答謝宴中，他接受我們預備的紀念品時說：“澳門在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儘管嚶鳴合唱團的成員來自各行各業，但音樂會有這樣高的藝術表現很難得；今年



中國駐奧大使代表王順卿參贊（右）接受紀念品

正值中奧建交四十周年，在這裏有很多慶祝項目，嚶鳴合唱團的音樂會實在為這慶典添姿彩。”

在彌撒中獻唱

至此，嚶鳴赴奧的任務基本完成，團員都放下了心頭大石，餘下的環節是十四日和十五日分別在海頓大教堂和 Parish Church 的彌撒中獻唱。十五日為聖母升天節，是天主教的重要節日，嚶鳴在彌撒中再次獻唱了司馬榮神父的《申爾福彌撒曲》和多首他作的經文歌，也與 Parish Church 的詩歌班一起獻唱了莫扎特的 Ave Verum Corpus。在彌

撒完畢前，主祭 Valentin Zsifkovits 主任司鐸的一番情真意切，出自肺腑的講話讓不少在場人士的眼睛都濕潤了。當司馬榮神父的 *Corona Aurea* 的歌聲再響起，詩歌班成員的淚水又再禁不住了，同樣，嚶鳴團員的情緒也波動起來，我自己也一度“迷失了”。隨着，我向大家表示嚶鳴前來的主要目的不是表演，而是把司馬榮神父的作品帶回故里。於是，我將我此行用的司馬榮神父的曲譜當眾送給了 Dr. Stefanits，在我的授意下，沈穎瑤也把團長送我特別為我設計的譜夾轉送給 Dr. Stefanits 留念。彌撒完畢，當地居民在聖堂前地列隊，一一與嚶鳴團員握手、擁抱、珍重道別，難捨之情又激起另一番感動，很多團員都哭起來了。

中午，在去吃午餐的途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一名女性居民手持一幀畫着如觀音的聖母畫像，她指着右旁的一行中文字問我們是甚麼意思。我看是寫着“無染原罪聖母”，便解釋給她聽。她滿意地持着畫像回家去了。

《可愛的童貞花》

在司馬榮神父所寫的聖歌中，有一首歌常會在澳門各聖堂的禮儀中聽得到，這就是一道讚頌聖母的《可愛的童貞花》。這首透着鮮花芬芳氣息的中文歌曲原為一聲部，美麗的旋律很流暢和明朗。為了給合唱團唱，我根據風琴的伴奏將之編為混聲四聲部。當 Dr. Stefanits 聽過

我們唱這首歌後，他告訴我這首歌的旋律原是克羅地亞的古老聖歌，他還將這首歌的歌譜送給了我。這首古老聖歌的歌譜只有 A 段，而司馬榮神父作的作品是 A B 段結構，顯然 B 段是創作的段落。我沒想到這歌竟貫穿我們整個行程各個環節，在兩場音樂會和彌撒中、維也納聖史蒂芬大教堂、薩爾斯堡大教堂廣場（Domplatz）和其他我們所到的多所聖堂以至在各種場合中，都唱響了嚶鳴版本的《可愛的童貞



在薩爾斯堡大教堂廣場“賣藝”

花》。

其中以在薩爾斯堡大教堂廣場的一次“演出”最有趣。

在街頭賣藝的趣事

話說十六日那天，也就是所有音樂活動完成後的“自由行”首天，我們抵達遊人如鯽的薩爾斯堡大教堂廣場，大夥兒忽然興起了要一嘗在街頭“賣藝”滋味的念頭。於是擺好合唱的陣勢，將一頂太陽帽翻

過來放在前面地上，然後唱將起來。歌聲一起，引得遊人紛紛聚攏過來，有人把歐羅硬幣放入帽中；一曲唱罷，有幾位華人上前詢問我們是從哪裏來的，我說來自澳門。其中一位說：“怪不得，怪不得，你們唱歌既不像是香港的，也不像是台灣和大陸的，特別好聽。”我問他們從哪裏來，他們說是三藩市。有趣！

接待

在行程中，Dr. Stefanits 為我們安排了多次接待活動，如 Hornstein 鎮長的宴請、該鎮教區的宴請及 Burgenland 州政府的宴請；於十五日中午，Dr. Stefanits 又臨時為我們安排了午餐。在鎮長和 Burgenland 州政府所設的晚宴中，他們安排了 Tamburizza 民族樂團和 Parish Church 的詩歌班表演助興。



Tamburizza 民族樂團

Tamburizza 由約十五人組成，男女成員都已屆中年，他們用的多

是彈撥類的民族樂器，也用結他和倍低提琴，奏出一首首的克羅地亞民謠都是愉快、明朗且樂觀的曲調。據 Dr. Stefanits 說，這些樂曲都是由司馬榮神父編的。司馬榮神父的聖歌大都明朗，少用小調，不知是不是受克羅地亞民謠的這些特質影響呢？

在熱情洋溢的氛圍中，嚶鳴當然也“不甘示弱”，大發歌興，在這些場合中，司馬榮神父的《可愛的童貞花》更是不作他選的歌曲。在熱烈的氣氛中，嚶鳴一位團員首先起舞，隨後更邀請當地的一名賓客共舞，於是整個會場不由得熱烈響應，大家或手牽着手或按著別人



大跳圈圈舞

的肩膊大跳圈圈舞，原來因語言不通而生的隔膜也打破了，會場的融洽熱烈氣氛臻至了高潮。

在十四日的 Burgenland 州政府的晚宴上，代表州長出席的議長 Gerhard Steier 先生席前的一番話也令人動容，他講話的重點是：

“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都會努力要把我們的環境（包括物資與文化）建設到最好。因此人類有許多保育和保護的工

作要做．．．．．數百年來，有許多人離開故鄉走向世界，他們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彼此間的交流。這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傳教士。他們所做的工作和傳播的福音，其中部分影響和塑造了世界，宗教音樂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司馬榮神父正是用音樂去工作，他的一生展示了他工作的價值。

．．．．．感謝嚶鳴合唱團不辭勞苦來到這裏，因你們的蒞臨，我們可以在此共聚一堂，繼承他的這種精神。

“Hornstein 鎮紀念司馬榮神父百齡壽辰的一系列活動自去年十月開始，而在你們的活動中臻至高潮。嚶鳴合唱團此際前來，更為中奧建交四十周年添上另一種意義。奧地利很歡迎奧地利與澳門間這種文化交流，希望這種交流不要就此停止，更希望不久的將來兩地能作



Burgenland 州議長接受紀念品

更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而本地的相關團體如 *Tamburizza* 已為這種交流作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羅保博士作品的黑膠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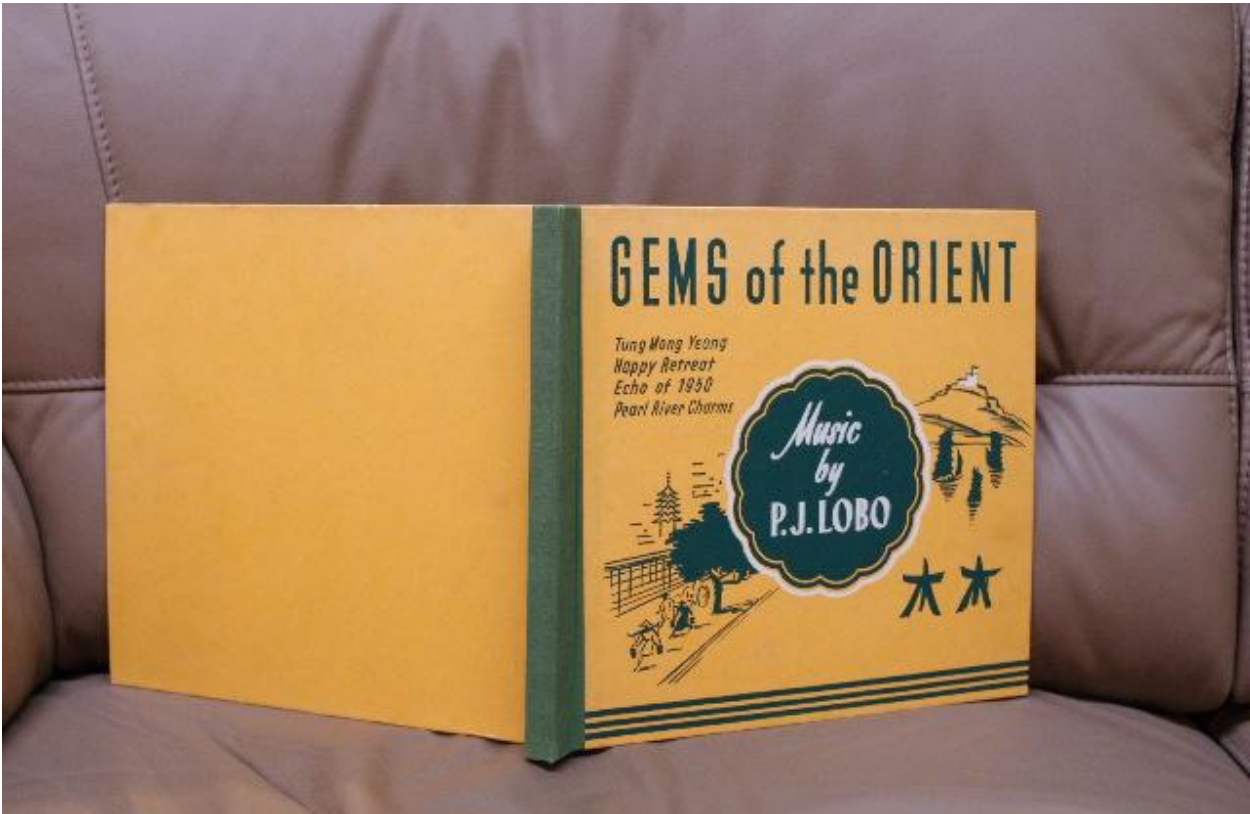
在十四日的晚宴上，Dr. Stefanits 和 *Tamburizza* 的領導精心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嚶鳴的代表人物，給團長林平良的是一份司馬榮神父的作品清單、一些 *Tamburizza* 的 CD 和一瓶當地出產的名釀。那是一瓶存量很少且被美國人炒得價格很高的白葡萄酒；副理事長鄭少珍代表嚶鳴接受了觀眾給音樂會的捐獻；司琴沈穎瑤得到的是司馬榮神父的一份手稿；助理指揮王嘉祺也得到了一小瓶白葡萄酒、一份司馬榮神父的手稿並代嚶鳴接受了一批關於當地的食譜和文化的書籍；而送給我的竟是一份令人意外且意味深長的厚禮---羅保博士作品唱片。這是一套三張的名為 *Gems of the Orient* 的 78 轉速的直刻黑膠唱片，裏面的四首音樂（*Tung Mong Yeong*、*Happy Retreat*、*Echo of 1950* 和 *Pearl River Charms*），由奧地利一位音樂家 *Norbert Pawlicki* 改編，並由當地的指揮 *Prof. Adolf Pauscher* 領導維也納圓舞曲管弦樂團（*Das Grosse Wiener Walzer' Orchester*）演奏灌錄。這份禮物並不重，卻給我以一種難以承受的輕，它對我、對嚶鳴此行和澳門的意義實在太大了。一方面，我們把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帶給了他們，他們也將屬於澳門的還原給了澳門，使這次本為單向的交流一下子變成了雙向，為嚶鳴的奧地

利音樂之旅劃上了完滿的句號；另一方面，這份禮物補充了澳門與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部分空白，原來早於半個世紀前，澳奧之間已有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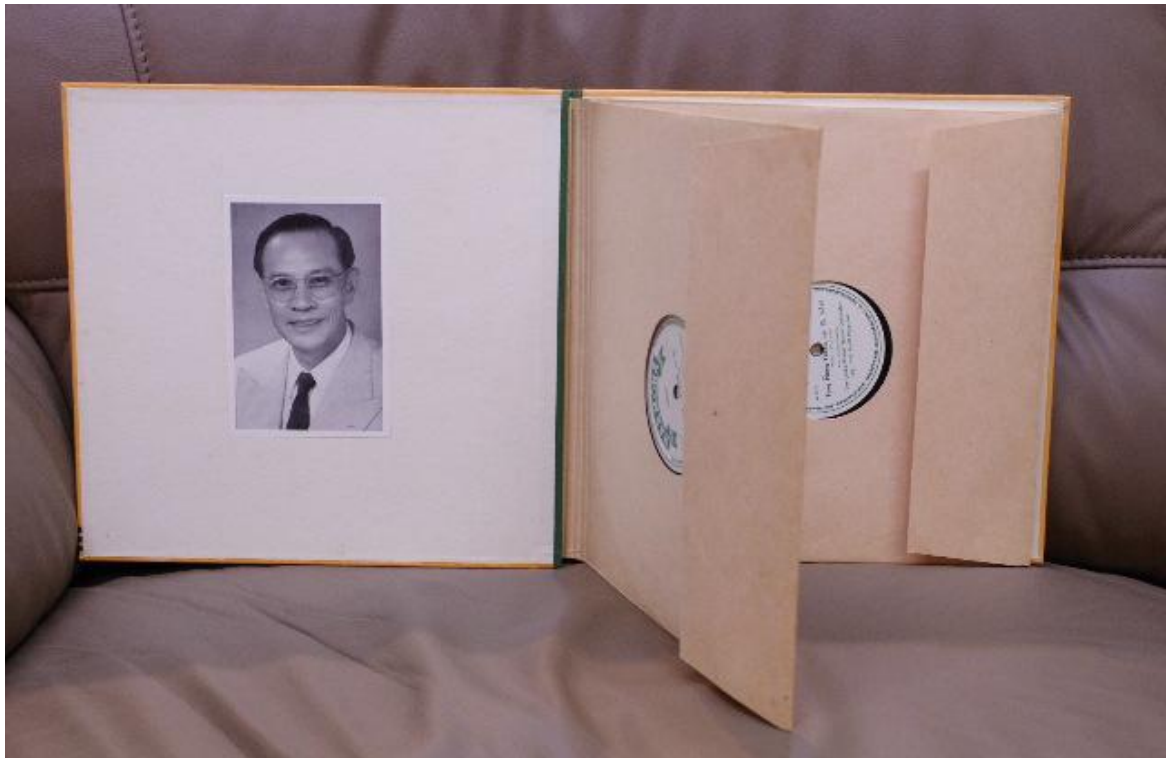
Tamburizza 樂團領導介紹羅保博士唱片

樂文化交流活動，羅保博士的作品竟獲一個西方音樂國家的青睞和認同。就此而言，今天澳門似乎忽然間在音樂文化方面找回了一個穩固的定位。對此，無疑澳門人應引以自豪，但也應反思澳門對自身文化的認識、重視和保育是否足夠，更應以前瞻的目光，重新評價、看待和培育澳門本土文化及其發掘和發展的工作。



羅保博士的直刻黑膠唱片的封面及封面

羅保博士的音樂是澳門二十世紀音樂中的一種元素，有關的資料今日尚付缺虞，要打破這個悶局相信會牽涉多個方面和大量的工作，而這工作的起點應是先認識和整理這段歷史，因為鑑古方知今，知今才能發展將來。對澳門文化事業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士對此豈能卸責？這



唱片封面裏及唱片

套唱片的背後或者有很多尚待發掘的引人入勝的故事，期望這些故事終將能載入澳門的史冊。對我來說，我只能代表澳門接受這份禮物，因為它是屬於澳門的。

關於這套唱片的來歷，自費隨團赴奧的香港導演何威先生後來對我說，八月十一日我們在海頓大教堂綵排當天，他在 Dr.Stefanits 及其他人士帶領下，訪問了多位當地與司馬榮神父有關係的人物，其間去看過司馬榮神父的遺物，其中就有這套唱片。Dr. Stefanits 說司馬榮神父生前的居所出售後，新的業主拒絕收受他的遺物，Dr. Stefanits 便與朋友將之全部接收下來；對這套唱片，他們推測當年司馬榮神父將羅保博士介紹給一位奧地利的指揮 Prof. Adolf Pauscher，在他的安排下，一位音樂家 Norbert Pawlicki 將羅保博士的四首作品予以管弦樂化，再

由這位指揮領導維也納圓舞曲管弦樂團演奏並灌錄了唱片。羅保博士送了一套給司馬榮神父留念。從何威口中，Dr. Stefanits 知道我們正在尋找羅保博士的音樂資料，也得悉羅保博士的音樂創作得益於司馬榮神父的不少協助，Dr. Stefanits 對此大感興趣，並慷慨地決定將這套唱片送給我，但要求何威事前不要透露，以便給我一個驚喜。

其實，無論是把羅保博士作品灌錄唱片還是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儘管兩件事的發生相隔逾半個世紀，但兩者都由一位靈魂人物-----司馬榮神父貫穿其中。因這位靈魂人物，這兩件事穿越時空而相遇，確是一件奇妙不凡的事。

總體說來，奧地利人對我們的接待使我們受寵若驚，這並不是說餐飲很豐盛，我們所感到的是他們對我們的誠懇和唯恐招待不周的態度。說實在的，嚶鳴除了深受感動之外，也有點過意不去的感覺。

到司馬榮神父的墓前致敬

十五日午後，在當地熱心人士帶領下，我們一行四十人驅車前往司馬榮神父的陵墓致敬。這位對我們來說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音樂家，雖然已安靜地長眠於墓穴裏，但他仍一直引領着嚶鳴合唱團，並將我們帶到他的家鄉。我們把一束鮮花敬獻在樸素的墓碑上，每人點亮了洋燭，在墓前唱起了《可愛的童貞花》。

總結

完成這次行程後，何威導演給我們傳達了他對這次活動的看法：

“在奧地利和您們一起的日子很開心也很充實，亦獲益良多，所以應該是我要多多謝謝您們！”



司馬榮神父之墓

司馬榮神父在半個世紀前就為這次文化交流寫下伏筆，做為他的後人，

無論來自澳門還是他的家鄉，都會感激他的這份厚禮。

您們的這次旅程是非常具歷史意義的一次文化之旅。因為 400 年的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而您們的這次出訪卻是完成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雙向交流，所以對澳門而言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文化交流。我相信這將寫入澳門音樂歷史的史冊，至少在我的影片中會持這樣的觀點。”

如果說“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是一次“偶然的”音樂活動，倒不如說這是嚶鳴合唱團近年來致力於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工作的其中一項“必然的”成果。

嚶鳴合唱團指揮伍星洪



海頓大教堂內的鼓風琴



嚶鳴合唱團在海頓大教堂演出